

## 性騷擾正義光環下的黑點

台灣 TG 蝶園 高旭寬

陳為廷性騷擾風波中，婦女新知發表聲明，說性騷擾的根本問題是性別權力不對等，也就是陳昭如所說女人在性關係/性位階上是從屬的位置，言下之意就是，男人是性別優勢者，男人性騷擾女人的行為是藉由性來宰制女人、控制關係，反過來說，女人是性別弱勢者，在性關係上是從屬的位置，因此女性不可能性騷擾男性。我今天想分享我身為中學輔導老師的經驗，以及我自身女跨男的經驗來質疑上述女性主義的性騷擾論述。

上個月一位體格高大健壯的男學生找我聊心事，他說晚自習走廊上碰到三個學姊，學姊們在討論要不要刮陰毛、胸罩穿什麼顏色比較性感的話題，大概講得有點大聲，男學生聽了不舒服，覺得不被尊重，「這種事情不應該在有其他人的公共場合討論」，我跟他聊了一下，知道他個性內向、有點沒自信，經常被同學取笑體毛太多是紅毛猩猩，感情關係也會被同學當八卦閒聊，因此覺得這種觸及隱私和尊嚴的行為應該要有所規範，要不然性和身體的話題可以隨便講、隨便開玩笑是讓他招架不住的。這個例子想讓大家思考，女性在性與性別的權力關係上是否必然是弱勢？

婦女新知在陳為廷性騷擾案的聲明上表示，不要鉅細彌遺拿放大鏡重述性騷擾的情節和內容，以免造成二度傷害，我當然也認為避免當事人被媒體騷擾是對的，但如果因此而不探究每一個性騷擾案的細節，只是用「性別權力不對等」這種單一狹隘的觀點來打包性騷擾的複雜內涵，恐怕看不到真實的結構問題，所以我還是要講細節。

上週在一個班級上課時，後排突然一陣騷動，有一位女學生突然一把將一位男生的褲子整個拉下來，男生趕快把褲子穿上，這兩三秒鐘，我在講台上都可以看見男生的屁股，我想他周圍的人應該什麼都看見了，身旁的女生們覺得好玩好笑，全班同學轉頭驚呼，但是都嬉笑不以為意，我有點緊張斥喝了全班，一臉嚴肅的問女學生為何脫男生褲子？

女生說「好玩啊！開玩笑而已！」

我說：「你們知道這樣的行為會被看成是性騷擾喔！」

班上其他同學幫腔說：「不會啦！只要他願意，就不是騷擾啊！」

我問：「那你們也會這樣脫女生褲子開玩笑嗎？」

班上同學：「我們知道分寸，不會脫女生的褲子，那是性騷擾。但是我們都這麼熟了，知道他（被脫褲的男生）開得起這個玩笑，有什麼關係？我們都這樣玩…」

我表情依然很嚴肅地問被脫褲的男生：「你真的願意被脫褲子嗎？你不會覺得不舒服嗎？」

其他同學又起鬨：「你趕快說「不會不舒服」就好啦！」

我又更嚴肅的斥責了幫腔的同學：「ㄟ…不可以逼他說不在意，讓他自己講」

原本那位男學生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也還可以跟大家一起嘻笑，但是從剛剛到現在被我這麼一說，他臉上的表情逐漸僵硬，表情羞赧，好像有點想繼續跟同學開玩笑，化解尷尬，但是又在嚴肅的氣氛中不知所措，只能低頭噤聲不語。事後我反覆回想這段過程，如果男生不以為意，那確實不算什麼嚴重的事，也許我當時假裝沒事，轉移大家注意力的話，那個男生或許會舒服點，但是身為一個有通報責任的老師，我又不放心，覺得男生被脫褲子應該很不舒服（想到葉永鋕），所以假定他一定是在同學面前不敢講，一定有驚嚇及受傷感。不過我從學生的表情和事後談話中發現，男學生好像真的覺得「還好啦，無所謂」，看起來把學生拉到受害的位置上去的，好像是我腦中對於脫褲子、集體霸凌很嚴重、躲在牆角哭泣的特定想像。

另外，班上同學為何理所當然認為脫女生褲子就一定是性騷擾？為何不像男生一樣，憑藉每個人的個性、熟悉程度、開不開得起玩笑來判斷呢？女生被襲胸摸屁股脫褲子，有沒有可能也覺得沒什麼？我搜尋網路上的資料，發現主流性騷擾的論述很怕大眾對於女生被摸胸襲臀不以為意，例如「哎呀！人長得正才會被騷擾」，「他長成這樣被騷擾應該很開心吧！」，「下次裙子不要穿這麼短，以免引誘犯罪」，他們認為就是社會大眾這種輕忽的態度和自以為是的幽默，才會讓被騷擾者無法申張自己的身體自主權，甚至造成二度及終身的心理創傷。然而，真的是如此嗎？男生不是也有類似的“受害”經驗嗎？就算是嚴重的強暴性侵，男生也有受害者呀，為什麼性騷擾性侵害是根源於男對女的宰制關係？

我問了幾位已經完成手術，身材呈現女性化的男變女姐妹，有沒有曾經被襲胸摸臀的經驗？會不會有受屈辱、嚴重受傷的感覺？有人說：「還好耶，只會擔心女性化的外型引來較多的暴力，但是不會太恐懼...」，「被襲胸摸臀好像沒什麼感覺，可能我不像一般女生那麼保護這兩顆奶吧！」，「還好耶，有點矛盾的感受，一方面覺得怎麼可以這樣亂摸人家，但是又覺得被摸有種被肯定為女人的感覺...」，講到這裡大家應該會懷疑也許這些變性姐妹以前是男兒身，因此無感。不過也有一些姐妹回應，逐漸女性化打扮、有乳房之後，被襲胸摸臀的感受跟以前不一樣，有被侵犯、受辱的羞恥感受。甚至有些還沒開始扮裝，身材男性化，但聲稱自己有女性認同的姐妹，就已經有女性的受害恐懼感。你看，跨性別的身體感受差異這麼大、這麼多元，為什麼一般女人都只有一種感受？這也許可以從我女變男的經驗來對照。

我小時候住在萬華，讀西門國小，每天要搭車走西門町圓環的天橋去上學（現在天橋已拆），我爸在西門町做生意，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龍蛇雜處的商業區，國小五年級有一天上學走在天橋上，感覺有人摸我屁股，我加快腳步往前，就發現一個男的緊跟在我身後又摸了我一次，還叫我別走這麼快，我手一揮轉過身大聲說：「幹...什麼！」，那個男的嚇一跳就跑走了。我當時也嚇了一跳，警覺是否有歹徒想對我怎樣，檢查一下口袋的錢沒少，又看到那個人也被我嚇跑了，所以我也就當沒事一樣去上學。

六年級的時候，老師有一天把班上女生集合起來談話，好像有一位女同學在

路上遇到色狼被摸身體，其他班也有女同學在路上看到暴露狂，老師很慎重的告訴我們女生要特別注意安全，遇到色狼很可能被強暴，很危險，會重創身心，我看到那位被騷擾的女同學低頭不斷流淚，同學們也都圍著安慰他，我不禁回想自己在天橋上的經歷，好像真的很恐怖，我開始想像父母師長講過的可怕強姦故事，回想電視上被強姦的女人衣衫不整、流血啜泣的畫面，想像男人與女人做愛的色情畫面，回想自己的性慾被刺激而手淫的快感，想像自己已經發育的身體有一天也可能被男人壓在地上被摸被幹的畫面，同時也聯想起媽媽耳提面命女孩子要注意安全，要穿胸罩不要只穿一件背心兩顆奶會被看到，在家不要只穿一條內褲跑來跑去之類的話，越想心裡越沈重，我是不是也應該哭著告訴老師我曾經被侵害過？

月經來之後更讓我意識到懷孕和墮胎的人生，國高中總是會聽到有女生被罵破麻、妓女、公車、北港香爐，有的女同學裙子故意穿很短，交男朋友在卿卿我我時候，背後就會有人恥笑她不要臉自動送上門讓男人幹，我青少年的時候確實覺得好女人不應該喜歡跟男人上床，被幹也不應該有很爽的感覺（要不然就很下賤），我年輕時內心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女生的內褲如果不應該被看到，為何學校和公司都規定女生要穿內褲容易被看到的裙子？女生的乳房如果不應該被看到，為何女性內衣的領口都特別低，一彎腰就會露奶？我的身體讓我註定成為這種可憐的、羞恥的女人嗎？（我 19 歲前沒想過變性，也沒有靈魂裝錯身體的分裂感）

我厭惡自己的女體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這種性羞恥感，女性身體就是沒辦法像男生一樣自由伸展，不能自在表達身體的感受和慾望，不敢開玩笑，這種不自由讓我年輕的生命失去熱情和色彩。26 歲動了變性手術，平胸和摘除子宮卵巢，說實話，最讓我感到解脫的是平胸手術，我終於可以不用被提醒要穿胸罩，終於可以抬頭挺胸不必為了遮掩兩點而駝背。不過我的身體感覺並沒有因為腦中的認同、身體的改造，或身分證的改變就瞬間轉換，例如我得設法習慣男室友隨時在我面前脫光換衣服的行為，我得克服在男性盥洗室裡被發現身體異狀的焦慮感。

一個印象深刻的經驗，我有一位熱情的學姊，每次看到我總是會摟摟抱抱，有一次他雙手貼上我胸部，第一次被愛人以外的人摸胸，我著實嚇了一跳，我的胸部跟之前的乳房只有平坦與隆起的差別，皮膚一模一樣，還是很敏感，被襲胸的時候有一點緊張，來不及思考男生都怎麼處理這種情況，傻愣在那兒。我的胸部從之前是需要遮蔽保護的私處，忽然變成像手腳一樣可以被人觸碰而「應該」不以為意的部位，沒有旁人起鬨或露出異樣的眼神，這種「沒什麼」的氛圍支撐我重新學習一種普遍男性自在的身體感受，同樣的，男變女的跨性姐妹在女性化的學習過程中，多多少少會內化身體不能被看、被碰、被侵犯的敏感情緒。

我有一位朋友是尚未手術換證、打扮非常男性化的女跨男（以下稱「小 P」），同事都知道小 P 的女性身份，他們有固定合作的物流公司，送貨員是年輕男性，會與大家聊天打屁，但他們並不知道小 P 是生理女性，有一次送貨員送貨到公司，幾個年輕人抓緊空擋時間聊天玩鬧，無意間送貨員的手貼向小 P 的胸部，大家看到都傻了，送貨員也不知道該怎麼表示，氣氛凝重尷尬，有一位女同事開口說：「ㄟ ...人家女孩子耶，你怎麼這樣？你要負責啦！...」，這一瞬間，小 P 的痛苦指數上升到極點，當下他該怎麼對抗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被眾人推向女性性

慾化的身體和性羞恥的情緒中？又該如何化解尷尬氣氛又不傷和氣？小 P 告訴我，當時候他不知道該不該「像個女生」一樣遮胸羞赧，如果沒有其他人在場，他就不會難受到「厭惡自己的身體」。

現今的台灣社會，發展出越來越嚴苛的糾舉和懲罰來處理猥褻性騷擾，而人們面對猥褻性騷擾卻展演出越來越恐懼和受創的情緒，上述真實的心情故事是想提醒：性騷擾的受害感真的是可惡的鹹豬手所造成的？還是社會大眾集體鞏固的性別文化和情慾文化早就鋪好女性必然受害的基礎？